

写曲赞歌献模范

王天瑞

《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国第一大报，在全国全世界都具有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力。作为我们地方基层的人和事，要登上《人民日报》是很难很难的！作为我们普通作者的文章，要登上《人民日报》也是很难很难的啊！

谁能料到,《人民日报》今年3月1日第20版头题位置，就刊登了一篇我们周口作者董雪丹同志采写的文章《无悔的选择》，介绍周口市税务局干部韩宇南,到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进行扶贫的事迹。其实,《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既是对韩宇南扶贫工作的赞扬，也是对周口扶贫工作的宣传。

《无悔的选择》我已读好几遍了，今又读，禁不住想对这篇文章的写法说几句感悟。

韩宇南2015年初进村时，村里破败不堪，村路坑洼不平，有的成了“小河”，水边是冲积的垃圾……至2021年初，经过近六年的扶贫，前何村路宽了，灯亮了，修了桥，打了机井，架了高压线，农民体育广场、党群服务中心建好了，扶贫车间开工了，天然气入村了，自来水、宽带户户通了……我想，董雪丹一定会正面地单刀直入地来写韩宇南是怎么不怕苦累、克服困难进行扶贫

的。意外的是，董雪丹只是把韩宇南扶贫工作当作一条副线简单粗写，而把韩宇南的家庭矛盾纠纷葛当作一条主线进行细写，并自始至终。但读过全文再仔细品品，董雪丹写的还是一曲韩宇南扶贫的赞歌。也许，这正是作者布局谋篇的高明之处吧！

当然，家庭矛盾纠葛并不一定就是刀枪剑戟、电光石火，也有认识差异的不解和疑虑，还有未及沟通的误会和埋怨。董雪丹在文中写：韩宇南是带着妻子潘丽英的埋怨来到村里的。一想到出发前妻子为他整理行囊时的不舍，韩宇南就无比愧疚。尤其那句“父亲都80多岁了，要是有个好歹，可咋办？”更是说到了他的心坎上。不过，说也说了，怨也怨了，妻子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她了解他的执着。董雪丹在文中还写：才几个月时间，韩宇南已四五次把锅烧干烧坏，常常有事一出去，就忘了锅里正烧着的饭菜。那天，潘丽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丈夫站在一位村民家房顶上灭火，终于忍不住打来电话，哭着说：“你不要命了，要是掉到火里可咋办？”董雪丹在文中又写：韩宇南还做了一件落妻子埋怨的事。一次，潘丽英拿着韩宇南的工资卡去取钱，发现卡上无故少了两万元。韩宇南只好对妻子实话实

说，两万元他拿去买春辣椒种子了。他想带领村民通过种辣椒来提高收入。潘丽英知道后，埋怨他“傻”。接着，董雪丹还写了这样一个故事：2016年元旦，潘丽英打电话让韩宇南回家吃饺子，可韩宇南实在走不开。潘丽英说，那我去吧。她带着一兜饺子馅，乘100多里公共汽车，又走十多里土路，来到前何村，才真正深切感受到了韩宇南的忙碌。于是，回城后，已经内退在家休养的潘丽英做出一个重大决定，“驻村”照顾丈夫。不过，潘丽英到了村里，很快融入了前何村这个大家庭，甚至慢慢也变成一个跟丈夫一样为前何村奔忙的人。她成立了舞蹈队丰富村民文化生活，组织妇女们编藤椅、织渔网增加收入，给孤寡老人买防寒棉帽、为残疾儿童买轮椅……说是来照顾丈夫，结果跟村民在一起的时间，比和韩宇南在一起的时间多多了。潘丽英成了一名“编外”扶贫工作队员。

在《无悔的选择》中，董雪丹还写到几次次要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形象却活灵活现，有力衬托了韩宇南的扶贫工作。2020年4月，已经驻村五年多的韩宇南，将已过90岁的老父亲接到前何村生活。村民们热情相迎，有的送包子、送饺子，有的送面条、送鸳鸯蛋。村民王秀英说：“俺就想……跟照顾自家

老人一样。”村民郭秀荣说：“他们有事时，俺们过来看看，端个茶、倒个水，都是理所当然的。”2021年2月11日，是农历春节除夕。韩宇南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除夕晚会。为了赶上早晨7点20分开往北京的高铁，两位农民4点30分就起床了，把韩宇南送到高铁站。这两位农民比韩宇南还高兴。

董雪丹同志平时很爱写作散文，曾出版散文集《只有心灵，才能抵达心灵》，她在《无悔的选择》中的很多语言也颇有文学味道。当潘丽英得知韩宇南把工资卡上的两万元用作购买春辣椒种子后，埋怨他“傻”。韩宇南却说：“为了前何村早日脱贫，就应该‘疯’着干。为了农民有福气，我宁愿冒‘傻’气。”这语言很土、很俗，但也很“文学”。还有，农民们说“有困难，找老韩！”还有，“一群人都笑了起来，笑声像阳光一样洒满了前何村。”这语言多么耐人寻味、多么给人启迪、多么令人感动。同时，这语言也反映了韩宇南的淳朴和善良。

有位同志问我，董雪丹的这篇文章是什么体裁？我说《无悔的选择》，与老作家魏巍1951年4月11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体裁相近。有人说是散文，有人说是通讯，有人说是特写，我认为，这是一篇报告文学。

新鹿邑新东关

林建华

进东关芦苇冲天，北看老君南看城庵，徐姚桥钓鱼划船……这几句不知道诞生于何时，也不知道为何人编撰的，描写鹿邑县城东门里风光的顺口溜，一直被鹿邑城老东关的人们津津乐道。虽然说得满含诗意，其实难掩那时的荒凉。徐姚桥不是现在的徐小桥，也早已不在了。那座桥坐落在今天的徐小桥东边五十米处，那里有条联系南北城隍的河沟，叫风景河。桥就横跨旧时风景河上，窄窄的小桥连接着窄窄的路，因桥西头住有多家徐姚两姓人就叫徐姚桥了。现今的风景河是为了县城排水而挖的河，在河上修了座连接东大街的桥，附近只有徐姓人家，姚姓人都迁走了，桥又是新桥就叫徐小桥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东关吊桥（也就是正在建设的迎仙门）到大隅首是一条凹凸不平、用砂礅铺的宽不过丈余的路。路旁稀稀落落分布一些低矮的茅草屋，难得寻见高大的瓦屋了。路两边多是大片大片的水塘和繁茂的芦苇与蒲草。

路北是破落的明道宫。可清晰望见高高的老君台，以及台上郁郁葱葱的柏树，古朴的大殿、门楼和两个厢房。穿过几进殿堂也可看到登台的石阶。路旁有座已坍塌的牌坊戏。现今的明道宫是本世纪初重修，已是楼阁殿堂座座，曲曲回廊相连，几道牌坊高高耸立，四季树木青葱繁茂，各种鲜花开得让人眼花缭乱，秋季石榴树硕果累累。路南以前叫南隍城（也叫南隍庄）。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许多水塘，生长着望不到边的茂密的芦苇和蒲草。一条笔直的小路从明道宫出来，穿过芦苇荡向南直达陈抟庵的庙台，人们称这条路为神路。一条土筑小路任凭风吹雨打，经过了无数岁月，就那样笔直地横贯在城隍中，成了人们进出芦

苇荡通达南城牆的唯一路径。

那时的芦苇荡是县城老百姓生活的依靠：建房用的苇笆，冬天御寒的蒲棚，床上铺的蒲合，扎苇窝子的苇毛缨子，做饭的柴草……同时也是孩子们的天堂：春天蒲草芯清脆可口，夏天在荡中戏水捉鱼，蒲+蒲棒也可换几个小钱，严冬池塘干了可游戏或摔跤……

后来，县水利局在那开挖了许多深深的大塘，养了鱼，成了养鱼场，成了老百姓的禁地。新世纪开始了，改革开放富起来了，县委、县政府对鱼塘进行了整修，建成了公园，因陈抟古庵位其中，就叫陈抟公园。后又建了老子塔，成了人们休闲娱乐、锻炼身体的好去处。而今随着陈抟公园的升级改造，一个崭新的陈抟公园呈现在人们面前。高大巍峨的城门楼、耸立的城牆，在两排汉阙的烘托下更加雄壮。碧绿的太极湖烟靄浩渺清波荡漾，九曲长桥把湖岸与湖心小岛连接起来了。湖里荷叶叶田田荷花娇艳，水禽游戏其间。湖边生长着一片片、一束束茂盛的芦苇和蒲草。湖岸红色步道平坦，绕湖相连。绿树与长廊并肩，花草与绿水相伴，鸟儿与游人同欢。傍湖而过的风景河，一河绿波滋养了一河绿荷，开放着点点或红或粉的娇嫩荷花，绿屏下成群的鱼儿畅游甚欢。

碧波荡漾，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陈抟公园，殿阁重重的明道宫，古色古香的明道城，巍峨雄壮的古城牆和东南两座城门楼，蜿蜒流淌的护城河、风景河、急三道弯河共同把老子故里装扮一新，一个全新的鹿邑城、全新的县城东关呈现在世界面前。欢迎友好人士和朋友们来鹿邑观光旅游。看看老子故里河南鹿邑的新东关，看看十里长街的新景象。

果。时光浅行中，母亲似乎每天变着法为我们的胃口调制滋味：清蒸扁鱼、凉拌木耳、蒸红薯叶、倭瓜丝、土豆丝、炸丸子、油角子，饭菜可以一周不重样。

每天清晨，母亲都轻轻地起床，为我们做早餐。

丰收的季节，母亲上下三层蒸锅装得很丰盛：水煮花生搭配姜瓣精瘦肉，粗细二粮馒头组合，水果玉米伴紫薯，外加清炒尖椒，再熬半锅小米粥。

年过六十的母亲几乎没踏进过学堂，不识得几个字，她也看不懂什么营养学之类的书，但在时光里，在日复一日中，对做饭是下了功夫的。

我真感谢母亲。是她那双粗糙勤劳的手，为我撑起了这样一个夯实的家。

这个九月，母亲似乎骤然年轻了许多。她在屋子后面重又开辟了一处土地，周围栓了篱笆，埋满了各种花的种子。母亲说，等明春季节，各色的花儿就开满了篱笆墙，到时候蝴蝶、蜜蜂会围满整个院子，天是蓝的……

哟！日子在母亲的手中，总是会显出让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切是那么生机勃勃。

回望已过的夏，母亲一睁开眼睛就要踏着露水，带着两个孙儿去树林深处捡“蝉皮”。整个酷暑，母亲积攒了满满一袋子“蝉皮”。我有一次打趣般对母亲笑道：捡这些个蝉皮还不够功夫钱呢。哪知母亲却有些不悦地说：“大钱从何处来呢？不都是平时一点一滴积累的吗？人呐，总要学会从小处看起的。”

看着母亲一脸严肃的表情，我一时无言以对。

我敬佩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任由风霜雪雨百炼千锤，已然活出一副不惊不乍、不急不躁的模样。

烟火世俗，感恩母亲。

重阳(外一首)

王伟

酒香浸润的民间

登高望远

当庄稼被收进粮仓

外出打工的兄弟

在今天是否会想起爹娘

秋阳随着雁鸣声

又一次滑落

茱萸的清香氤氲在

游子的梦乡

菊花遍开的庭院里

铺满清冷的月光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老人们在村口张望

王维的那首诗

在客居他乡的人心中

悠长回荡

我们的父母

小时候

父母抱着我们扯着我们

赶集逛庙会

给我们买甜米团和糖豆

长大后

父母扛着被子背着包袱

把我们送到高中送进大学

还要给我们铺好床铺

后来啊

我们的翅膀硬了

飞进城市筑起小巢

把父母留在了乡下

而现在

我们应该把父母接到身边

他们已经老成了“小孩”

需要我们照顾

搀扶的夕阳

路雨

踩着晚秋落日的余晖

落叶样步履维艰

看夕阳搀扶着夕阳

歪歪斜斜的身影

在静好岁月的深处

越走越远

定格成一幅

令人动容落泪的画面

多像黄昏檐头下

那两只害怕孤单的麻雀

形影相随 不离不弃

共担世间的风雨冷暖

在浑浊的天地间

静享归巢的快感

用瘦弱单薄的身躯

为彼此传递温暖

你是我的天

我是你的地

相互的支撑是天地的经纬

把世界编织得如此完美

以庄稼的名义

王中钦

父亲爱国的方式

有自己的见解

以庄稼的名义

为祖国的生日

献上诚挚的祝福

种几亩高粱

染红旗帜的鲜艳

那挺拔的身姿

像极了民族的脊梁

栽几块芝麻

借开花的寓意

祝福祖国的明天

繁荣昌盛 步步高升

拾几筐棉花

采摘云朵的洁白

缝成厚厚的棉被

挡住故乡的严冬

刨几袋花生

实现硕果累累的梦

连同大地的温热

精炼生活的香醇

父亲爱着祖国

祖国也深爱父亲

减免农业税

发放粮食补贴

兴修水利建设

实施农机机械化

同样 以庄稼的名义

让父亲乘着时代的风

在金黄的土地上飞翔

组 诗

正钱

徐州感怀

九分天下其有一，

楚韵汉风演传奇。

京杭运河一线穿，

南秀北雄蕴灵气。

北国锁钥南门户，

自古兵家必争地。

三大战役炮声隆，

淮海亦曾重头戏。

时光匆匆快如梭，

屡遇大事不缺席。

连云港记

问君可镜桃花缘，

一众雅士欲寻仙。

车马舟楫访列国，

奇人趣事后世传。

大话梦幻记西游，

东海遗存花果山。

妖魔鬼怪全皆有，

师徒四人历磨难。

天下游人若存疑，

连云港城尽可观。

青岛絮语

藏政三登琅琊山，

徐福东渡觅仙丹。

寻道探幽峭山去，

怀旧追梦入大关。

五四风起云涌地，

反帝爱国索主权。

栈桥俊男靚女多，

啤酒天下美誉传。

自古迄今贤良聚，

人杰地灵青岛湾。

百年党史

陈友元

嘉兴南湖一叶舟，

三万日月搏激流。

红军浴血填渡口，

血染湘江不回头。

宝塔山上党旗扬，

百万雄师飞险江。

天安门楼展盛景，

镰刀斧头更峥嵘。

百年盛党兴大事，

普天同贺庆党生。

水调歌头·抒怀

高有鹏

明月昨日有，今夜且说眠。不知

天道几回，重说一二三。它做瘟疫之

痛，令人昼夜不爽，高处无情怜！起

身向大同，四周舞婵娟。

转画眉，学内圣，照人寰。不应

有愧，承传雄风长相叹！民有喜怒哀

乐，道在四面八方，人做天在看。但

愿风雨顺，万户应安然。



大多数的日子，母亲是坐在堂屋里沉默着过的。

条几柜台上规整地摆放着她的唱戏机，成叠成叠的豫剧、曲剧唱片堆放在电视机后面，还有各种水果点心。

不知从何时开始，母亲不太愿意去碰这些个东西了。她嫌唱戏机的声音太吵，各种水果不是坚硬难嚼，就是甜腻倒牙，除非孩子们再三敦促，她才勉强尝上几口。

母亲就那样在沙发上或坐着、或躺着，半闭着双眼，似醒非醒，任凭时光从窗棂下逃窜。

唯一令母亲感兴趣的是，二弟在京城给她买的一本“看图识字”。

早晨与黄昏时，她会戴上那副老花镜，端正了身躯坐在桌前，手里握着一支铅笔，像极了初入校门的一位小学生。如此几个月下来，“水，禾，大，米”等代表人间烟火的字眼在母亲的笔下显露得清秀大气，一如她年轻时的端庄、周正。

但母亲还是喜欢斜倚在靠背上沉默，偶尔掏出手机翻看几个孙子孙女过去的照片。看着、看着，眼皮就渐渐打起架，发出细微的鼾声来。

这时，我就要从书房走过去，拿个枕头，轻轻地为母亲垫在脖子下。不知不觉，母亲又变老了些许，老得连牙也少了几颗。这陡然容易让人想到霜降后的棉，经了苍劲有力的夏，定然会在秋末绽出白如心灵的花。

老，似乎并不影响母亲的尊贵，对母亲而言，暮年更是一种品质、一份力量，一种对抗生命里的严霜暴雪过后留下來的豁达从容。

操劳了大半辈子的母亲，如今是这么喜欢安静与休憩。她哪里也不愿意走动，就喜欢整天在这座房子里待着。

那么，母亲的梦里又如何呢？我有

时光里的母亲

郭文艺

几次大半夜被母亲惊恐的梦魇声给惊到，在声嘶力竭的喊叫里，轻轻把母亲摇醒过来。

母亲说，她又做梦了，梦见了我的小时候：漆黑漆黑的夜，大雨倾盆，电闪雷鸣。她一手扯着弟弟，一手紧紧地抱着我，深一脚浅一脚行走在泥泞里……天气好的日子，母亲总要去老屋收拾一番。我常常也跟着她去走走。

打开小院的木门，像打开了一段旧时光：压水井还在南墙角蹲着，摇辘静卧于过道，堂屋前父亲栽的桃树身躯已碗口粗，腌制鸭蛋的老坛子深藏在屋檐下的细土中……

这个时候，母亲是最会收拾时间的人。

所有的时光任她拿捏，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她会从西屋土墙上取下镰头、弯锄和镰刀，习惯性地拂去木把上的尘土，拿布擦拭一遍刃反两面，再小心地挂上去。从床底下拉出塞了颜色的小木箱，在一堆染布细软里无声地翻找。良久，翻出一对“虎头盖子鞋鞋”、两包老式纽扣、一个顶针。

母亲把这些东西一样一样揣在怀里，眼睛里流露出喜悦。母亲说，赶明儿给小孙子做棉鞋、缝制冬衣用。做完了一切，母亲就像二十年前无数个日子一样，在这个院子里“巡视”一番。

她先到织布机旁，站上一小会儿。在母亲一动不动的站立中，我看到了